

平根保参加革命的故事

1948年农历八月十八夜，临汝县夏店街贫苦农民平根保家的大门突然被人推开，有四个人闪身进屋。为首的那人四十来岁，身材魁梧，浓眉大眼，头戴一顶马猴帽，身穿一件烂大衣，腰中一条旧腰巾，一把手枪插在腰间。另外三个人年龄都在二十多岁间，手里也都掂把手枪。

平根保惊醒后正要与他们搭话，为首那人一屁股坐在一块土坯上，开口问平根保：“你姓啥叫啥？家里几口人？有地没有？家里几间房子？”这个人问话的时候，平根保认出了他们。为首那人叫霍华章，另外三个人一个叫于家祥，一个叫余洪发，一个叫邢毅。他们都是外地人。昨天下午这几个人就到过村里，说是解放军派到夏店的武装工作队，要在这儿开展剿匪反霸、减租减息工作，还要发动穷苦百姓闹翻身，建立革命新政权。为首那个叫霍华章的，就是武装工作队的首长。

平根保回答霍华章：“我姓平名根保，没有一分田地，靠做短工生活，就这两间破烂房，家里有我和一个老娘、老父和妹妹四口人。”说到这里，平根保突然意识到：这几个人突然闯进家里，或许另有意思，便把自己的一段遭遇如实讲了出来。

原来半年前，解放军曾派过一个工作队到夏店。那时平根保刚从外地逃荒回来，听说老家了解放军，穷人能分到房子和地，一家人怀着满腔希望返回故乡，回家后他很积极，便和几个穷哥们被推举出来做了村干部。但是因为当时大部分农村的村政权，明里是由解放军的工作队安排，但遇到事情村里的地主恶霸还插手过问。有时候土匪武装进村，他们暗地里还会给土匪们筹粮筹款。工作队的干部也都知道这种内情，也不追究那些穷人干部。说是为了他们的安全，允许和土匪们有些来往。但不能压迫穷人，不能让地主老财们占便宜，更不许向土匪提供解放军工作

队的活动情况。村里的地主恶霸虽然迫于解放军的威力，表面上不敢和平根保几个穷人干部对抗，但私下里也威胁他们。一次，一个解放军工作队的干部被土匪追杀，平根保挺身救了他，引起村里的地主恶霸与在附近活动的土匪不满，扬言要杀了他。另一次，有一个暗藏的土匪从村里往外逃，平根保不知他的真实身份，还送他出了村。结果那个土匪出村后被解放军抓捕了，还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支枪，弄得解放军工作队也怀疑他与土匪勾连，要处分他。平根保像个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，一气之下辞了村干部职务。

平根保把这个情况讲出来，心想：实话我也讲了，他们也听了，应该走人了吧！

谁知道霍华章听后，对他说：“你说的都是实话，是个好穷人，兄弟别泄气，咱们改日再聊吧。”说罢，带着人出门离去。

第二天夜里十来点钟，平根保在屋里陪着母亲闲话。突然听到“咕咚”一声，像是有人翻墙跳进了院子。平根保心想坏了，肯定是昨夜来的霍华章他们。莫非他们昨晚听了自己的话，来抓自己的？正慌乱之间，门被推开了，还真是昨晚那四个人进屋来了。

霍华章进门之后，微笑着又在一块土坯上坐下，招呼平根保说：“根保兄弟，来，来，坐下咱们拉拉家常。”说着，就问平根保在外逃荒的事。平根保讲了逃荒路上的万般艰辛。霍华章听了，严肃地说：“兄弟，这世界上有啥有人穷、有人富？穷人辛勤劳动一生，却一辈子吃糠咽菜，地主恶霸不劳动却享不尽的福，你说，这是为啥？”

这时，平根保的母亲在旁边忍不住说：“这还不是咱命不好，一出生就生在穷人家。老话说命里只有八升米，干到老死不满升。穷人命苦，像俺根保，刚回时想参加解放军，给政府做点事，干得不赖，谁知道弄个两头不落好，都想要他的命，你看命苦不苦。”

霍华章听后严肃地说：“不要信命。根保的情况我已跟县独立团和区政府领导了解了，你是真心拥护咱们共产党的政策的。我今晚再来找你，就是要把革命的根子扎在你家。你给我介绍几位真正的穷人，咱们扣住手，和地主恶霸、土匪武装斗争，咱们的命运就能改变。如何斗争呢？要建立起穷人的民兵武装，要成立咱自己的新政权，拿起枪杆子彻底消灭那些坏蛋，分房分地，让穷人有自己的地种，有粮吃有衣穿，扬眉吐气。再也不要受那些地主恶霸的剥削压迫。你敢不敢干？”

平根保听得热血沸腾。平根保的母亲担忧说：“真的能分房分地，那地主恶霸能让吗？”

霍华章说：“大娘，有共产党和解放军给咱们做主撑腰，怕啥。你们夏店的平文正多厉害，还不是被咱夺了他的命。”

霍华章连续几天夜里做平根保的工作。平根保也找了几位穷苦朋友，准备参加霍华章的武装工作队。

谁知道这事被村里地主恶霸发现了，在村里发出话说：“他平根保一个穷小子，敢再和武工队来往，决不饶他。”

平根保心里嘀咕：自己丢了命不要紧，连累老父老母和妹子事就大了。因此，他就偷偷跑到偏僻没人的野外拾柴禾，每天都很晚才回家。有天中午，他正在地里拾柴，突然从一片小树林窜出三个壮汉将他围了起来。三个汉子从腰里掏出砍刀，喊道：“听说你小子想翻身，和武工队的人眉来眼去的，今日让你死在这儿，让狼狗啃，看你还不作！”

平根保明白这是当地的土匪来找自己的事来了。他突然也恼怒起来，高声对三个土匪说：“老子啥也不怕，穷命一条，你三个敢动我一指头，我让你们有来无回，不信试试！”

三个土匪哪里听他，举刀逼近过来。正在此时，只听见一声枪响，有两个人掂着

枪跑来。三个土匪被枪声吓得一愣，扭头见有人举枪逼近，拔腿就逃。平根保仔细一看，见那二人一个是于家祥，一个是余洪发。二人走近平根保，说：“根保兄弟，没事吧？”平根保说：“没事，你们咋到这儿来了？”于家祥说：“我们奉霍队长命令，这几天都暗中保护你，就怕你出意外。”

平根保此刻感动得热泪直流。他下定决心，从此再无二心，死活都要跟着霍华章干革命。

当天夜里，霍华章他们几个又到平根保家里。一进屋，霍华章就对平根保的母亲说：“大娘，有啥东西给我们做点吃的！”平根保一听这话有点奇怪，那几次他们来，从没要求做饭吃。家里一点儿粮也没有，拿啥做饭？这时平根保的母亲为难地说：“霍干部，家里只有一把野菜，咋做饭哩，要不我出去借点。”霍华章微笑说：“我知道你家没粮。”说罢，又问平根保：“谁家的地瓜长得好？”平根保不知啥是地瓜，傻站着没有搭腔。于家祥说：“地瓜就是红薯。”平根保恍然大悟，脱口说：“萝卜沟口有块地红薯长得最好。”霍华章说：“是不是地主老财家的地？”平根保说：“是。”霍华章吩咐说：“根保，你找几件家伙，咱去挖红薯吃。”平根保顺手找了根火杈和几把镰刀，带着霍华章他们出去挖几袋子红薯，回家煮了一大锅。

看着霍华章他们围在一起狼吞虎咽地吃着红薯，平根保十分感动。他想：这些人抛家舍业，跑到这儿，要不是为了穷苦百姓翻身解放，他们会到这里吃苦挨饿？他们真是好人。这更坚定了平根保出人头地的决心。于是，借着他们吃红薯的时间，他就把夏店附近谁家财主恶霸，谁家是最穷的人，哪个穷人和哪个财主有仇，谁家和土匪游击队有联系，一五一十对他们说了。

霍华章当即给大家分了工，让每人按照分工，去做村里穷人们的思想工作，让他们站出来参加革命，成立夏店村农民协会，同时成立区委和区政府，公开发动群众，开展反匪反霸，土地改

革，追缴追查枪支。

几天之后，在夏店街祥云大院，全村群众大会召开了。参加大会的穷苦人有2000多人。霍华章在大会上宣布：“经中共临汝县委和县政府批准，中共荆河区委和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，霍华章任区政委，姜明顺任区长，于家祥任区基干民兵队长兼指导员，邢毅任副区长。同时，又宣布夏店村农会 and 村政权成立，平根保任村农会主席，李发明任村长。”会上，霍华章讲道，穷苦农民要团结起来，打土豪分田地，翻身做主人。穷苦老百姓从今往后，有事就找村农会，农会就是为咱穷百姓撑腰做主的，对那些敢于对抗农会，继续欺压穷苦人的恶霸土匪、地主老财、地痞流氓，我们要坚决镇压，决不手软！

大会最后，平根保也代表农会发言。他激动地说：“老少爷们，咱们穷人只要抱成团，就不怕那些恶人。眼下最要紧的，就是要让有枪者交出枪，建立咱们穷人的武装，有共产党为咱撑腰做主，咱们要挺直腰杆，坚决干革命，咱的命咱做主！”

从此之后，夏店村附近的革命火焰熊熊地燃烧起来了。

选自《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》
作者：常文理
供稿：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



你算算还有多深

从前，汝州北山有一个瞎子很会算卦，自称半仙。半仙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耳朵特别灵，据说很远都能听见蚊子哼哼，半仙的记性还特别好，再难走的路，只要有人引着走一回，哪里就有沟有坎儿，哪里拐弯都记得清清楚楚，从不会弄错。所以，他家虽然离山下镇子十多里，只靠手中一根小棍不停敲击，不比正常人差多少。

有一天下午，半仙在镇子上算卦收摊儿回家，因为赚的钱多，特别高兴，一路梆子腔，走着唱着，一不小心，被脚下的石头一绊，身子一歪，掉进路边的沟里。他慌忙伸出两手捞扶。其实，沟并不深，只有两三丈。在快要落到底时，还真的让他抓住了一棵小树停了下来。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用足了力气，可着嗓子喊：“救人呀，救人呀！”

正在地里锄地的人，听到沟里有人喊救命，赶紧跑了过去。站在沟边一看，是算卦的半仙。又一看，离沟底也只有二三尺高，心里也就不急了。有人还朝他高声喊道：“喂，半仙儿，你卦不是算得很准吗？你算算这沟有多深？你掉进去多深？你离沟底还有多深？”

半仙急得哭起来，说：“别开玩笑，快救我上去，我给你们钱。”一个年轻人问：“你给钱给多少？

少了我们可不下去。”

人们知道他掉下去了不会伤着，只是逗他，就是不下去救人。半仙两手抓着树连声喊叫，声音都哑了。过了一会，两手抓得，麻得不听使唤，忽地一松，掉到了沟底。因为离沟只有三尺，当然也不会伤着，半仙就拍拍身上的尘土，坐下来休息。

那个年轻人笑着问：“半仙儿，算出离沟底有多深了吗？”

半仙当然算不出他离沟底还有多深，如果算出来，他就不会吓成那个样子了。但是他还是煮熟的鸭子——嘴硬，自言自语说：“哼，我算着不深，就是不深嘛！”

站在沟边上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半仙儿，你要算出来离沟底只有二三尺深了，还能吓成那个样子吗？”

半仙儿傻瞪着两只瞎眼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来源《汝州民间故事》



汝河一角

彭彤彤摄于近日



玉树寒梅诉雅风

◇王红光

是个独生子，取名金堂。

朱万明成年后，一面在家里玩曲子，一面在农闲时带玩友外出应酬。有一次朱万明一行来到叶县、鲁山、南阳地界，天色将晚，忽见一高门宅邸，门外拴着两只大狗，又有两尊大型的狮子，就投宿此处。一老翁迎出把他们安排后堂内歇息，只见七铤八镗，琳琅满目。饭毕，老人说我年纪大了，让我孙子向师傅们领教领教吧。只见一个12岁顽童，对大家做了一个罗圈揖儿，取出琴胡坐下就拉，拉了一板又一板，听得朱先生等人脊梁直冒冷汗。顽童又将七铤八镗玩起来，众人眼界大开，自此以后，朱先生顿悟艺术无止境，天外有天。每到一处，千方百计搜集民间小调，虚心学习，博采众长，锐意创新。

朱先生利用得天独厚的地域资源和人才优势，结识金兰七兄弟（以大小为序排列）马清波、朱万明、李福生、王少焕、关遇龙、卢天德。在城北卢天德家中完成结拜仪式，又与黎良村的汪黑捞、王杯、王汝献关系甚密。

1926年5月18日，农历四月初七，登封市的刘沟村范伦章（旅长）之母祝寿，委托李洼村的李祖白邀请朱万明一行到登封演出剧目《周老汉送女》，不料天气大变，狂风骤雨袭来，演出中断。雨过天晴，遍地水坑泥泞，观众兴致不减，纷纷建议用马车铺门板成舞台演出。从此后，河南曲剧第一次登台，成为河南第二大戏曲剧种。

朱万明先生多方搜集民间小调，先后创立了“小汗江”“慢燥”等曲剧曲牌，又对打击乐增添锣、鼓、铙，增强舞台的闹台作用，又对民间乐曲“十八板”增添“状元帽”和“状元过街”的两个段子的补充。

1956年河南省举办首届戏剧观摩汇演，当时高手如云，人才济济，观摩达7000余人，会期40天，基本荟萃了河南戏剧各剧种的精英。大会授予朱万明、常香玉、陈素真、祝六来四位艺术家最高奖项“荣誉奖”，并颁发了“锦旗”。

鉴于朱万明先生对河南曲剧的特殊贡献，河南省艺术研究院、汝州市人民政府于2008年1月10日，联合为朱万明先生立碑，碑文曰：“虽系不入儒学之一介农夫，而实为草莽称道之民间音乐之圣手也”。后被社会各界认为是河南曲剧的创始人和奠基人。

汝州劲吹曲剧风

汝州市委、市政府历任领导都把河南曲剧当成汝州文化名片，作为非遗文化传承下来，打造地域文化品牌。目前从汝州走出的曲剧人才有李金波、李玉林、张新芳、宋喜元、王秀玲、周玉玲、李振乾、杨帅学、朱旭光等。

省曲、郑曲、洛曲都把汝州作为“曲剧之家”不断莅临演出：郑州的曲剧团名演员孙玉香师承王秀玲大师，在《风雪配》饰高秋芳“洞房”一折享誉全国，其《卷席筒》中“卷席艺弟”一折，饰曹张氏在继承董秀娟老师传统演技上，加上“行路”，在赴刑场途中为苍娃送行中，曹张氏心急如焚，顾不上风雨交加，路途泥泞，孙玉香在此处运用了大段的“书韵”和“散板”，使整场戏听起来有张有弛，既表现了曹张氏焦急不安，又表现了对弟弟的疼爱之情，孙玉香用高难度“甩发”技艺曾荣获在汝州市举办的首届中国曲剧艺术节十大名角榜首荣誉。

春暮夏初的汝州，烟雨清幽迷蒙，竹露松风柳暗，带着对河南曲剧一种异样的感觉和一腔难解的风情，顺着蜿蜒流长的汝水，穿行在丝路古驿的“虎狼爬岭”的蒹葭苍苍，高山厚土藏钟秀的在水一方的沧桑中，寻寻觅觅去赴一场旷世之约，也是在一场蛰伏轮回一个时光里能张能扬、能歌善舞的河南曲剧艺术精灵猎猎迎面生风的一面旗帜下，在玉树寒梅诉雅风中开启一场美妙、丰盛、温馨追梦之旅。

一生辛劳不寻常

1958年农历十一月初七，中午时分，在汝州城西南约15公里的郑铁炉村的一处宅中，一位身高4.6尺、身材消瘦、眉清目秀、风雅倜傥的68岁艺人朱万明先生，在草堂里的床边吐三口鲜血，颤颤索索地走到东边的窗前的木桌前，拿起镜子和木梳，对镜子整理了稍微稀疏的花白与黑发夹杂头发，又整理一下身上的几件服装和衣扣，拿起镜子又连续照了照，历经沧桑的脸庞，带着对河南曲剧事业的眷恋不舍，带着对人世间的深深留恋，溘然辞世……

1958年农历十一月初九是安葬朱万明先生的日子，他的故里亲朋好友、同仁戏友和洛阳剧团、渭南曲剧团以及省、市文化部门的领导都来送行。蓦然回首，风吹路漂，阑珊灯火，尽是泪流千行处。

1891年朱万明出生在郑铁炉村一个“农民艺术家”家庭里，父亲朱舜是远近闻名的艺人，家里的“戏迷俱乐部”的玩友常常活跃在民间。朱万明